

工人日报
星期日

人生驿站

随笔精选.1.

韩春旭 张明江 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3
工人日报星期刊

人生驿站

随笔精选 · 1 ·

韩春旭 张明江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驿站”随笔精选·1·/韩春旭, 张明江主编.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8
ISBN 7-5008-1995-1

I. 人… II. ①韩… ②张…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153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刷:	通县鑫欣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次: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90 千字
印张:	13.5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21.00 元

真善美之旅

(代序)

韩春旭

我时常想：人类所共同拥有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生命。所谓信仰，也可以说，就是每一天，当太阳在湛蓝的天空冉冉升起的时候，我们的全身充满着如同太阳光般灿烂、纯粹的生命力，活着多么美好，多么有意思啊！喝生命而醉，喝存在的酒而醉；除了生命以外没有其它的神，那是对生命无限的喜悦和庆祝，而后从容不迫地去创造生活的每一天。

在我看来，生命的意义就是成长，将自身生命的每一刻都更深入生命的法则，不是朝向死亡，而是远离死亡，这就是人生的真意，这就是人才有的生命的不朽性。

当我手中有《人生驿站》这片天地，这片天地能使来自无数山南海北陌生而又不陌生的朋友们相聚，让我们在这里一同体认生命的意义，从而在生命的真实中，做出个人所能做的有益人类、国家、社会和一切生灵的工作。这不仅仅是通过编辑之手后的一种渴望，更是我们这个时代人人所需

要实现的责任。

这就是编辑所能收获到的一种近乎感到神圣的惊奇和欢愉。《人生驿站》创刊已近三年，而这三年，我无时无刻不在一种与读者相识相亲的感动中。我时常为来稿而惊奇，许许多多都是在生产第一线工作的普通工人、技术人员，然而，他们不仅在文化修养上有着极高的品位，饱腹诗书，琴棋书画别有一番雅趣，而更是在精神上、性灵上的一种睿智的追求给了我震颤。青岛市沙子口镇成教中心牟瑞彬的来稿《追寻简单》中，这样写到：简单不是浅陋，是海洋中午的静谧和深邃，简单也不等于平庸，是高原深秋的宽广无垠……简单会使精神上有了的一种高尚感，心灵有了一种净化感，灵魂有了一种安详感，身心有了一种健康感。简单的生活，造就了高尚的人格，那才是真的不简单哩。

无论是文学、绘画或音乐，真正的艺术，都能将人带入精神上的超拔境界，能使人腾身于扰攘不宁的俗世生活之外，看到广阔无边的大宇宙，同时也找到最原本的自我。在这时，没有拥挤的人潮在向你争夺，没有现实的价值观念在向你催逼，使你在远离尘嚣的清涼中恢复自己的清醒与澄明。在这种清醒与澄明中，便又重新看到世界原有的美好和静谧，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小小的《人生驿站》，似乎就是对这种人生境界的寻觅，聚拢了越来越多寻幽探胜的“悟境”之人。

这是编辑收获到的最惬意的欢悦。每当手捧一封封陌生然而心灵却有着陶然共鸣的读者来信，我真正感到精神上的一种醉暖。记得郑州市轴承厂的工人柔金来信说：“很想在您的人生驿站里停下来坐坐，没有喧嚣的浮躁，没有虚伪的媚气，没有尊贵面前的不安，没有富丽眼下的自卑，所拥有

的是一缕缕沁人心脾的诗的清香，是一种深层的恬淡、宁静，是一处难以寻觅的文化‘氧吧’，是一处非物质性的‘疗养’胜地。”而来自桂林高能电源有限公司的干部薛震云在来信中写道：“人生驿站，这名字叫得多好啊！劳作一天，劳累一年，劳碌一生……，就要歇一歇，也许抽支烟，也许下盘棋，要不就打开电视或弹弹吉它，当然也不乏叹息之声怨忿之色，可我们始终不能忘记这《人生驿站》！因为她教我们平静地理智地面对现实，面对世界——不论是失败还是成功，不论是欢乐还是无奈。过去的岁月不都甜蜜，但有值得记住的好时光；今日的困惑不都无解，需要我们不怠地追求与搏击，未来的憧憬不都虚幻，人生的坐标上总会出现辉煌的极光。这些我们都从《人生驿站》中读懂了，‘驿站’，由此成为我们新的征程的意识之窗。”

读者来信、电话对《人生驿站》的肯定，使一个编辑收获到了温馨的感动，而在这感动中，我更深深地悟到了：追求真善美，这一人生最高境界，人们心灵上的共鸣、渴望和永恒。人人将这当作一生最值得追求的胜境，我们社会怎么能不更加冲穆平和，宽朗舒徐！人生怎么会不更加美好呢！

写于 1997 年 8 月 18 日

目 录

真善美之旅（代序）	韩春旭/1
名牌断想	梁晓声/1
去贪	何西来/5
文化人及其文化品格	何西来/9
受益无穷的礼物	徐文敏/13
戏说责任	凸 凹/32
关于鞋	凸 凹/36
爱情闲话	凸 凹/39
良心的诘问	马畏安/44
管仲和管宁	马畏安/47
广告对城市的塑造	蒋子龙/50
羡慕家有悍妻	蒋子龙/53
幸福是什么	蒋子龙/56
关公战秦琼小考及其它	朱小平/60
说“累”	郑万隆/63
奔流了三千年的伯浚河	高仲泰/66
“强者存，弱者亡”	斯 好/71
孤独萨克斯	余 子/74
那波里的太阳	余 子/77
四百八秒历辛酸	曹 艺/80

围棋的哲学·····	贾 柱/84
欣赏蝴蝶·····	贾 柱/87
白色的嫉妒·····	李国文/90
多多未必益善·····	李国文/94
钱的极点·····	毕淑敏/97
布雷迪的猴子 ·····	毕淑敏/100
谁给了林语堂一生的幸福? ·····	黄集伟/104
“木须肉”之类·····	中杰英/107
试盅为戏 ·····	中杰英/110
写春联的父亲 ·····	李庆伟/114
此间有真趣 ·····	李庆伟/117
杂交高粱 ·····	赵大年/121
董桥耐读 ·····	彭 程/124
瓦尔登湖水 ·····	彭 程/127
都市里的蝉声 ·····	彭 程/131
人之宽容 ·····	陈建国/135
不堪的等待 ·····	陈建国/138
关于家园 ·····	刘江滨/141
围观杂说 ·····	胡占凡/145
脾气断想 ·····	胡占凡/149
人生真爱 ·····	韩春旭/153
贵在有空儿 ·····	舒 乙/156
病中日记 ·····	苏叔阳/159
那是永久的伤痛 ·····	刘文宁/167
故乡读莎翁 ·····	阿 超/170
巧与朴 ·····	鲁景超/173
薄皮大馅 ·····	鲁景超/176

笑比哭好	鲁景超/179
存	赵世民/182
好人效应	余 隐/185
关于悬崖的艺术笔记	叶延滨/189
锄	叶延滨/192
度	星 竹/195
开场	星 竹/198
灵魂之光	赵 玫/201
特尔纳瓦教堂	刘醒龙/207
状态	尚德琪/211
聪明人	林为进/214
漂泊意识	侯 军/217
寻觅书香	侯 军/220
深圳不相信爱情	侯 军/224
弥漫在空气中的旋律	侯 军/228
我有文化吗?	李 桦/232
心高无度	李 桦/236
竹之随笔	肖复兴/239
自己的事情	程鸢眉/242
掀起你的盖头来	程鸢眉/245
兰亭与《兰亭序》	吴金良/248
得了便宜卖乖	吴金良/251
慎	丁圣光/254
做朋友的尴尬	老 愚/256
麻将哲学	老 愚/260
闲话“闲章”	韩静霆/263
动脑筋	丹 晨/266

印度铜雕湿婆神	唐达成/269
华王优劣论	安 畏/272
己之所欲，勿施于人	柳 风/274
邻居的帽子	秦时月/277
回首人生	高洪波/280
感受苦难	高洪波/283
关于糖果	郭 子/286
备用伞	刘心武/289
你离我们有多远	陆 健/293
给父亲的寿礼	冯伟林/296
守住“神圣”	李建华/299
无眠时的随想	柳 萌/302
于是之走的路	梁秉堃/305
约他去跳舞	朱继红/308
入秋	石 湾/312
“英雄”的概念	赵颖华/316
审视人类	赵颖华/320
回忆饥饿	林 白/324
关于土地	吴新宇/327
收藏趣话	吴新宇/330
病日迟迟	东方樵/333
认识闲暇	东方樵/336
期待	钱玉贵/339
啤酒和狗	董保存/342
亲爱的纺织姑娘	张海迪/345
给欲望一个容器	袁 梅/350
钱不是个坏东西	苏文洋/353

我之“攀比”观	苏文洋/356
裸足的黄昏	于 君/359
寂寞的品位	毛志成/363
话说气短	北 风/366
“我”之坐标	朽 木/369
便宴	舒 展/372
读张爱玲人生小品	许慧敏/375
种瓜得豆	周兴旺/378
生命的缰绳	刘庆邦/381
耳光	杜卫东/384
最美的风景	李美锋/388
昨天的风筝	李美锋/392
凡人之乐	牟瑞彬/395
一次难忘的谈话	张 镏/398
困惑并不说明我还清醒	余 勇/402
关于柏林和柏林墙	方 旭/405
大观河上	黄豆米/408
回忆的炉火	伍立杨/411
请你没商量	马喜千/415

名牌断想

梁晓声

不久前，从电视上看到这样一则专题采访——主持人带了一件某省某地某厂的商品，到北京某高档商品店询问——如果此商品摆在该店的货架上，最低可标价多少？

柜台经理看了看，答曰最低可标价 400 元。

这个“最低”标价，主持人告诉我们，已是它在某省某地售价的一倍。也就是说，它在当地的售价只不过 200 元左右。

又问——最高可标价多少？

答曰——800 元以上。

那么，也就是说，已是它在当地售价的 4 倍以上了。当然，得换一个“名牌”商标。

东西还是那样一件东西，一旦进了高档商品店，便身价倍增。一旦标以“名牌”，便不

再是普通消费者敢于问津的了。

这样的商业现象，人们早已知道得很多很多，肯定是司空见惯，不足为怪了。

节目主持人的本意，也不在于指出其中的荒唐的。看来，按照她的头脑，是并不觉得荒唐的。甚至，还认为是商业的某一种规律，是所谓“名牌”效应带给商业的好处吧？

因为，她紧接着煞有介事地对我们说——瞧，同样的一件东西，因为商标不够“名牌”，竟少卖了一倍至几倍的钱！仅此一点，计算下来，厂家每年要亏损五六千万元呐！于是乎，结论分明是——不争创名牌怎么得了，一旦“名牌”了，岂不财源滚滚了？岂不国富民强了？岂不“腾飞”云霄了？岂不是亚洲的什么“龙”进而是地球上的什么“龙”了么？……

然我却听出了一身冷汗，不禁对“名牌”二字产生了一种惊悸心理。并且，不禁寻思——老百姓看了这专题这采访究竟会怎么想？同时，也就疑问多多了。

首先，如果那主持人是对着我说的，我倒要当面请教了——那原价 200 元的商品，它的原始成本是多少？不管是多少，绝对的，在成本和售价之间，厂家肯定是有利可图的，否则，厂家早停止生产了，或因亏损而倒闭了。没人干明明亏本的事，这才是商业的一条规律。

所谓“利”从何处来？从消费者来。厂家既没停止生产，又没因亏损而倒闭，则证明着这样一个事实——这一个厂家所面对的消费者群，一直是在“养”着厂家的。并且，因为价格还相对合理，一直“养”得起，愿意通过消费这种方式“养”着。

其次，什么又叫“名牌”？

名牌是由质量决定的，非是由“商标”决定的。创名牌是创质量，非是创商标。名牌除了优质高价这一种存在方式之外，还有另一种存在方式，便是——在同等质量的前提下，价廉物美。而这后一种“名牌”效应，才是中外商界最为普遍的“名牌”效应。才会最大限度地获得消费者的青睐。

正如就汽车而言，“林肯”是名牌，“福特”也是名牌。“福特公司”从来也没打算将“福特”车的售价，提高到和“林肯”一样的售价。更不会这样来算账——呀！不得了，却原来我损失了多少多少亿美元哇！

于中国而言，所谓“名牌”正在多起来。一旦“名牌”了，便价格飞扬。另一种“名牌”却越来越少了——在同等质量的前提下，价廉物美的名牌。

所以，为了暴利，商标大战的硝烟烽火，远甚于质量优劣的剧烈竞争。所谓“名牌”过剩之日，便是“名牌”束之高阁，成了商店里的摆设和仓库里的积货之时了。待“名牌”不得不亟待处理，“名牌”也就掉价得很了。

据我所知，世界上有不下百种历史长久的名牌商品，打从二战以来，历经风云变幻，就几乎没有涨过价格。西方世界的商人，为了长久的商业利益，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血本，以保持他们的名牌的价格稳定，以维护名牌在广大消费者心目之中的可亲商品形象。

又据我所知，日本目前，有许多的商家和厂家，正联合开展一种“廉价销售”的活动，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热忱。其中不少商品，便是所谓名牌。

名牌也罢，非名牌也罢，一切商品的盈利根据，其实首先取决于消费者的购买热忱。当这一种购买热忱被挫伤了，

名牌便没了意义。高价格也便不能带来高利润了。

好比一个皮包，售价 200 元，消费者们喜而购之，销量必大，利在其中。倘售价 800 元以上，一天卖不出一个，销量缓滞，“高处不胜寒”，其经营思路，未见得足以当作什么经验来推广。尤其在中国。

在中国，窃以为，即使创名牌，也还是以物美价廉的那种名牌，生命会更长久些。尽管，目前物不美质不优而价格贵得荒唐贵得令人咂舌的名牌仿佛已包围着我们……

去 贪

何西来

贪是一种恶欲，也是一种恶德。依了这种恶欲去干，循了这种恶德去作，就是恶行。恶欲、恶德、恶行，都不是好东西。佛家也把“贪垢”列为贪、嗔、痴“三垢”（亦称“三毒”）之首，认为是大孽障。不仅如此，在汉语中，凡与贪字组合而成的词或成语，都多少带有贬义，与真善美全不搭界，如贪婪、贪色、贪嘴、贪污、贪官、贪生怕死、贪图享受、贪赃枉法、贪天之功等，没有例外。因此，为人作官，立身行事，都必须戒贪、去贪。然而去贪谈何容易！它可不像衣服上的油渍，抹上肥皂，一刷，就下来了；再不行，使上“奥妙”洗衣粉，或“领洁净”之类，准下来。贪之难去，乃是因为对人来说，它即存在着外部花花世界的诱惑，更有某种内在的欲望

作动力。它对人的戕贼，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内外勾结的结果，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述，叫作内因和外因相结合。

比如贪赃、贪色、贪财，这赃、色、财，都是外在的实实在在的诱惑。它们往往是“糖衣裹着的炮弹”，是带着饵的钩，如果你警惕性不高，控制不了自己，只看见糖衣和饵，那就有可能中弹，吞钩，一失足成千古恨。何况，有时还有一个“英雄难过美人关”的问题。

至于贪欲、贪心、贪嘴，这欲、心、嘴，又都是主观的东西，与人的内在需要相联系，只不过以夸张的、负面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正是在这种内在的被放纵、被夸张的本能和欲望的驱动下，外部财色的诱惑才有可能得逞。从这一点来说，在一切与贪相关的罪错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作为外部诱惑的财货、美色之类，而是主观的贪欲、贪心。所谓“苍蝇不叮没缝的蛋”，“篱笆没有洞，野狗爬不进来”，“身正不怕影子斜”等，从不同方面强调的，都是这一点。因此，去贪之所去，首先在于贪欲、贪心。从正面来说，就是要正心、清欲、廉洁。

相传汉朝末年吴郡的陆绩在作郁林太守的任上，为官清廉，不贪财货，身无长物。罢官离任时，因为船太轻，怕渡海时不安全，搬了一块巨石镇在里面。回到吴郡，就把这块巨石弃置在娄门外的野田里。人们有感于陆先生的廉德，便称此石为“郁林石”。

到了明代的弘治年间，巡按御史樊祉大约出于倡廉、戒贪的考虑，让人将这块巨石移到察院的旁边，专门为它盖了一座亭子，把“郁林石”正式更名为“廉石”。清康熙年间，陈彭年在掌印苏州时，趁修茸州府学堂之机，将廉石移置府学之内。显然意在从正面对生员进行廉洁的操守教育，可谓